

第三十八章 家法

書名：《慶餘年》 作者：貓膩 字體：+大中小-

範府現在分成前後兩宅，庭院豪奢，家宅闊大，光書房就有三個，響起一聲慘叫的書房在正西邊，靠著圓子，是三間書房裏防備最鬆，也是下人們最能親近的一間，驟間得一聲殺豬般的慘叫響起，圓中眾人悚然一驚。

範思轍一聲慘叫之後，書房裏立馬響起兩聲女子的尖叫。範若若與林婉兒花容失色，上前死死拉著範閑的胳膊，生怕自己的相公（哥哥）一時火起，將範思轍再踹上兩腳，活活踹死了。

在這兩位女子的眼中，範閑一直是個溫文爾雅，成熟穩重的年輕男子，縱使也有不愉悅的時候，但從來沒有表露出如此暴戾的一面，今日看著範閑臉上的重重寒霜，二女心裏不由打了個顫，不知道範思轍究竟做了什麼讓他如此生氣，卻還是死死拉著範閑的胳膊，不讓他上前。

範思轍被藤子京領著老爺命揪回了範府後，急得像個熱鍋上的螞蟻，好不容易才覷了個空，千乞萬求路過書房的思思姑娘，偷偷給嫂子姐姐遞了個口信，請她們速速過來。

範若若與林婉兒姑嫂二人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，進書房後，聽著範思轍連呼救命，還打趣了幾句，這時候，看見範閑那踹心窩的狠命一腳，才知道事情肯定鬧的挺大，兩張小臉都白了，略帶一絲畏懼地看著範閑那張生氣的臉。

“放手！”範閑嘴裏說出來的話，就像是被三九天的冰沁了一整夜般，冷嗖嗖地帶著寒風，“父親已經知道了這件事情。誰也別再攔我，我不會把他打死的...”

範思轍伏在地上裝死，偷偷用餘光瞥了一眼，發現哥哥表情平靜。又說不會將自己打死，心裏略鬆了一口氣。

不料範閑接著寒聲說道：.....我要把他給打殘了！”

說話間從兩位姑娘死死攥著自己地胳膊裏輕鬆抽了出來，氣極之間，來不及找家法，直接抓住書桌上的茶碗，劈頭蓋臉地就擲了過去，碰差一聲脆響，盛著熱茶的茶碗不偏不倚就砸在地上範思轍的腦袋旁邊！

熱茶四濺，碎瓷四濺，範思轍哎喲一聲。被燙地一痛，臉上又被刮出幾道血痕子來，再也不敢躺在地上裝死。一躍而起，哭嚎著便往林婉兒身後躲，一麵哭，一麵嚎道：“嫂子...哥哥要殺我！救命啊！”

林婉兒看著小叔子一臉血水，唬了一跳。趕緊將他護在身後，將滿臉怒容的範閑攔在身前，急促說道：“這是怎麼了？這是怎麼了？...有什麼話好好說不成？”

範閑看見躲在婉兒身後範思轍那狼狽模樣。卻沒有絲毫心軟，想著他幹出來的那些齷齪事情，反而是怒火更盛，指著他罵道：“你問問他自己做了些什麼事情。”

範思轍正準備開口辯解，卻是胸口一甜，險些吐出口血來，知道哥哥剛才那腳踹的重，一時間嚇得半死，不知道自己會不會就這麼死了。驚恐之餘，大生勇氣，跳將起來尖聲哭嚎道：“不就是開了個樓子！用得著要生要死的嗎？...嫂子啊...我可活不成了...啊！”

一聲氣若遊絲的慘叫之後，範思轍就勢一歪，就往地上躺了下去，真真把婉兒和若若兩個姑娘嚇了一跳，趕緊蹲了下來，又是揉胸口，又是掐仁中的。

這時候範閑已經將今日之氣稍許反泄出了少許，看著這小子裝死，氣極反笑，再一看書房之門大開，圓中有些下人遠遠可以看著這裏，反手將書房門關上，麵無表情說道：“這一腳踹不死你，給我爬起來。”

範思轍見他全是下狠手的模樣，哪裏敢爬起來，隻伏在地下躲在嫂子與姐姐身後，盼著能拖到母親趕過來。

範閑這時候已經坐到了書桌之後，麵無表情，心裏卻不知道在想些什麼。若若小心翼翼地遞了碗茶過去，輕聲問道：“什麼樓子啊？”

範閑緩緩啜完碗中清茶，閉目少許後，寒聲說道：“青樓。”

婉兒和若若又是一驚，兩位姑娘家今天受的驚嚇可真是不少，不過相較於範閑的那一腳揣心窩，範思轍開青樓雖然顯得有些荒誕，卻也並不怎麼令她們太過在意，這京中權貴子弟，大多都有些暗底裏地生意，皮肉生意雖然不怎麼光彩，範思轍...的年紀似乎也是小了些，但...至於下這麼重的手，生這麼大地氣嗎？

範閑冷笑一聲，從懷裏掏出監察院一處在一夜半日之內查出的抱月樓案宗，扔給了妹妹。

範若若滿臉疑惑地接了過來，低頭看著。案宗並不很長，上麵抱月樓的斑斑劣跡卻是清清楚楚，證據確鑿，無從解釋，不過一會兒功夫就看完了。

先前一陣亂，讓她的頭髮有些凌亂，幾絡青絲搭下額頭，恰好遮住了她的麵容與眼眸，看不清楚她地反應與表情，但是漸漸的，若若的呼吸沉重了起來，明顯地帶著一絲悲哀的憤火，下唇往嘴裏陷入，看來是正在咬著牙。

林婉兒好奇地看著這一幕，也很想知道案宗上麵究竟寫的是什麼，想走到小姑子旁邊一同參看，又怕範閑趁著自己不在，真走上前來將範思轍活活打死了，所以不敢挪動。

...

範若若緩緩抬起頭來，麵色寧靜，但往日裏眉宇間的冰霜之色顯得尤為沉重，一雙平靜的眸子裏開始跳躍著火花，她望著躲在嫂子身後裝死的範思轍，咬牙一字一句說道：“這些事情都是你做的？”

問話的口氣很平靜，但平波之下的暗流，卻讓房中數人都感到有些不安。範思轍自小被姐姐帶大，相較之下。更怕這位看似柔弱地姐姐些，也與若若更為親近些，下意識裏緩緩坐了起來，顫抖著聲音。無比驚恐地解釋道：“姐，什麼事情啊？”

範若若麵上一陣悲哀與失望，心想弟弟怎麼變成這種人了？眸子裏已經開始泛起淚花，將牙一咬，將手上的案宗扔了過去，正好砸在範思轍的臉上，傷心斥道：“你自己看去！”

範思轍看著安坐如素的哥哥一眼，又看了嫂子一眼，揀起案宗看了下去，越看麵色越是難看原來抱月樓做地事情。哥哥都知道了！

便在此時，範閑眯著眼睛，緩緩從椅子上站了起來。

範思轍尖叫一聲。嚎叫著跳了起來，拚命地擺手，嚇得半死口齒不清解釋道：“哥！這些事情不是我幹的！你不要再打了！”

範閑眯著眼睛看著自己的弟弟，冷冷說道：“殺人放火，逼良為娼。如果這些事情是你親手做的，我剛才那一腳就把你踹死了！但您是誰啊？您是抱月樓的大東家，這些事情沒您點頭。那些國公家的小王八犢子...敢做嗎？”

範思轍顫抖著聲音，說道：“有些事情，都是老三做的，和我沒關係。”

“範思轍啊範思轍。”範閑冷笑道：“當初若若說你思慮如豬，還真是沒有說錯，你以為這樣就能洗得幹淨自己？我還真小瞧了您了，居然儼儼然成了京中小霸王的大頭目，你好有能耐啊！”

你好有能耐啊。

範思轍心越來越涼，他年紀雖然不大。但心思卻是玲瓏的狠，知道哥哥是聽不進自己的辯解了，愈發覺著冤枉，哭喪著臉嚎叫道：“真不關我事啊！”

便在這當兒，他又看見了一個令自己魂飛膽跳地畫麵。

範若若一臉平靜地從書桌下取出了一根長不過一臂的棒子，遞給了範閑。

範閑第一次來京都的時候，範若若便曾經用戒尺打過範思轍地手心，戒尺...便是範家的小家法，那大家法又是什麼呢？

是一根棒子。

是一根上麵纏著粗麻棘的棒子。

是一根打下去就會讓受刑者皮開肉綻的恐怖棒子。

在整個範府之中，有幸嚐過大家法的，隻有一個人，那人曾經是司南伯最得寵地親隨，仗著範府的勢力與範建的

恩眷，在戶部裏搞三搞四，結果慘被範建一棒來打倒，如今還在城外地田莊裏苟延殘喘，隻是腿早已斷了，淒苦不堪。

範思轍小時候受教育的時候，曾經看見過那人的慘狀，此時一見範閑正在掂量著那根“大家法”，頓時嚇成了傻子，張大了嘴，說不出什麼話來。

範閑走了出來，對著妻子和若若冷冷說道：“這件事情，我有責任，你們兩個也逃不開幹係。”

婉兒默然退到一邊，與若若並肩站著。

範思轍看著那根棒子離自己越來越近，魂飛膽喪之下，竟是激發了骨子裏的狠勁兒，一跳而起，指著範閑的臉痛罵道：“嫂子姐姐，你們甯聽他的...哥...不！範閑，你也別作出一副聖人模樣，我就開妓院怎麼了？我就欺男霸女怎麼了？這京都裏誰家不是這麼幹的？憑什麼偏偏要打我？你當我不知道你是怎麼想的？隻不過你現在和二皇子不對路，我剛好牽了進去，讓你被人要挾了...成，你失了麵子，失了裏子，怎麼？就要拿我出氣？要把我活活打死？”

範思轍大聲哭嚎道：“有種你就把我打死了！你算什麼哥哥！我當初做生意的時候，哪裏知道你會和二皇子鬧翻？這關我什麼事，你又沒有告訴過我！有本事你就去把老三打一頓，隻會欺負我這個沒爹親沒娘疼地人...算什麼本事！你不是監察院的提司嗎！去抓京都府尹去，去宮裏打老三去！去啊！去啊！”

啪的一聲輕響，他的臉上已經挨了一記並不怎麼響亮的耳光，頓時醒了過來，傻乎乎地看著越來越近的範閑。

範閑聽著這番混帳話後，氣的不善，麵上雖然沒有顯露什麼，但額角的青筋已經開始一現一隱，以來近二十年，像今天這麼生氣的，倒還是頭一遭，最關鍵的就是，他是真心把範思轍當兄弟看待，誰知道對方竟會做出這等事情來，還會說的如此振振有辭。

“你給我閉嘴！”他終於忍不住痛罵道：“你要做生意，我由你做去，你要不非為作歹，旁人怎麼敢來要挾我？就算要挾，我是那種能被要挾的人嗎？我今天要懲治你，不是為了別的什麼，就是因為你該打！這件事情和宮裏的老二無關，和老三無關，範思轍你要清楚了，這就是你的事情！”

範閑又是傷心，又是憤怒：“小小年紀，行事就如此狠辣，我不懲治你，誰知道你會為父親惹上什麼禍事！...我是對你有期許的，所以根本不允許你在這條路上繼續走下去。”

“老二老三算什麼？我氣的就是你，我恨的也是你，他們不是我兄弟，你是我兄弟！”他盯著弟弟的雙眼，寒意十足說道：“我查的清楚，幸虧你沒有親手涉入到那些事情裏麵，還算可以挽救，既然你把路走歪了，我就用棍子幫你糾正過來。”

話音一落，棍棒落。

大家法之下，範思轍股腿之間褲破肉裂，鮮血橫溢，終於發出了一聲痛徹心扉的嚎叫聲，聲音迅疾傳遍了整個範氏大宅，驚著圓中的下人丫環，震著藤子京與鄧子越一幹下屬，嚇壞了那些在圓中候命的範柳兩家子弟，自然也讓有些人感到無比地心疼難受。

範家二少爺的慘叫聲不停回蕩在宅中圓中，那股子淒厲勁兒實在是令人不忍耳聞，先前還伴著範思轍發狠的硬抗之聲，後來便變成了哭嚎著的求饒之聲，又變成淒楚的喚人救命之聲，最後聲音漸漸低了下來，微弱的哭嚎聲裏，漸漸能聽著十四歲少年不停叫著媽媽。

...

“老爺！轍兒真的要被打死了！”滿麵淚痕的柳氏跪在範尚書的麵前，抱著他的雙腿，“你去說說吧，讓範閑停了，這也教訓的夠了，如果真打死了怎麼辦？”

[上一章](#)

[回目錄](#)

[下一章](#)